

# 周海媚與周芷若



人與事 郭曉懿

演員周海媚去世，在網上引起熱議。開始當她生病消息傳出，瞬間引發眾多關注，很多網友留言為她祝福。直到最後噩耗傳來，不少人仍難以接受。大概是因為多年前她在《倚天屠龍記》中扮演的周芷若，實在是深入人心。

查了資料，《倚天屠龍記》居然是一九九四年的作品，不知不覺已經過去將近三十年，時間倏忽而過，實在讓人猝不及防。印象中還是小學時候，每天晚上守着電視，等着看《倚天屠龍記》。熟悉的周華健《刀劍如夢》旋律，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家喻戶曉。我覺得這主題曲和《倚天屠龍記》的劇情簡直是絕配。能把武俠的蕩氣回腸，和流行的通俗易懂融為一體，本身就就像是一首打通了任督二脈的主題曲。

馬景濤、葉童、周海媚三大主演的對

中飾演周芷若。一九九四年電視劇《倚天屠龍記》劇照



手戲，縱使多年後回想，還是覺得精彩。這麼多年過去，具體的情節當然已然淡忘，但是周海媚演繹的周芷若，還有那些經典場面，縱使不用專門回顧，依然歷歷在目。還記得她最初見到張無忌，雙方還沒有後續的那些糾葛和紛爭，那種清純少女一見傾心的單純。還記得她被師父逼迫發下毒誓，絕對不和張無忌在一起，那一刻的表情，矛盾而絕望。還記得她剛練成九陰真經，功力大漲，繼承滅師太衣鉢，登上掌門位置，一心想要為師門爭光，出手招招兇狠，臉上多出的威嚴和毒辣。從單純，到矛盾，到毒辣，周海媚用她的演技和氣質，完美地詮釋了性格複雜、閱歷曲折的周芷若。

現在想來，殊為不易。演出人物性格一面尚且不難，在人物性格多變的情況下，演好周芷若這樣的角色，確實挺難的。難怪金庸先生曾說，她演的周芷若是最符合心中原作的版本。不過，當年我還小，更多的是跟着劇情悲歡離合而感慨。曾經多次因為周芷若背叛一心護着她的張無忌，而恨透了這個角色，當然也從此深深地記住了周海媚的形象。這樣的心情，絕對不止我一個。多年後，當我們提起周芷若，腦中浮現的第一個人，就是周海媚。當她因病離世消息傳出，引來無數粉絲的關注和扼腕。

後來，我看了其他版本的《倚天屠龍記》，他們的演繹也各有千秋，但是說到周芷若，或許因為周海媚珠玉在前，實在難以有別的演員可超越。有點像是舊版的《紅樓夢》、《西遊記》，演得實在深入人心，再想翻拍者，也很難逾越那座高山。

對周芷若而言，周海媚就是那座高山。



# 掌中珍玩



市井萬象

近日，「掌中珍玩——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鼻煙壺展」亮相寧夏博物館。此次展覽精選了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收藏的二百三十六件鼻煙壺和寧夏博物館收藏的二十六件鼻煙壺作品共同展出。

新華社

# 譚盾的東方和西方



維港看雲 郭一鳴

「WE，就是 West and East，就是東方和西方，也是你和我」，譚盾在每場演出開始前，都向觀眾解釋「WE-festival」的涵意：「West and East Together as WE」。譚盾上周在尖沙咀文化中心給香港觀眾帶來兩套節目一共四場演出，分別是《歌劇與舞劇——譚盾與史達拉汶斯基》、以及《巴赫搖滾與杭蓋——當巴赫遇見成吉思汗》，這是WE-festival巡迴演出的世界首演。節目剛一推出，網上訂票很快告罄，文化中心大劇院少有地開放第三層觀眾席。我幸運地搶到七日和九日的兩場門票，享受了兩頓東西文化融合的藝術盛宴。俗話說，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我是十足的外行，作為譚盾的粉絲，談一點看熱鬧的感受。

據場刊介紹，《歌劇與舞劇》創作的背景，是譚盾到著名舞蹈家楊麗萍的雲南家鄉採風深受震撼，以及楊麗萍到譚盾的湖南家鄉採風深受感動，從而催生這一台「結合東方原始音樂、舞蹈、戲劇和肢體語言與史達拉汶斯基穿越百年的東西文化對話」。七日晚上演出前楊麗萍以一襲大紅長袍飄然上場，引起台下一陣小小的騷動，這是我第一次目睹這位以孔雀舞享譽世界舞林的巨星不跳舞時的風采，她和譚盾惺惺相惜，一席歌劇與舞劇的對話，成為當晚觀賞演出的額外收穫。

上半场《茶馬古祭》把觀眾帶到雲南高原，一對巫師在天幕下載歌載舞，笛聲鼓聲鈴聲和歌聲，在風中飄散。《九色鹿》和《心經》把觀眾帶進天地之初的原始和空靈，「以超越語言的人聲力量和敦煌古樂，訴說千年中華文化」，整個劇院安靜得連有人喘氣都聽得見，有一刻我閉上眼睛，彷彿進入時光隧道。下半场由楊麗萍編舞的

《春之祭》，是俄羅斯著名作曲家史達拉汶斯基這部經典作品在全球的第一百多個版本，透過一對年輕舞者以大膽而充滿激情的舞姿和令人驚嘆的精湛舞技，演繹春天孕育萬物的主題，並且在舞劇中融入佛教禪的理念，不僅帶給觀眾視覺和聽覺的享受，更引起心靈的顫動。

九日晚上首演的《巴赫搖滾與杭蓋》，是譚盾與湖南省長沙交響樂團，以及蒙古族原生態搖滾樂隊「杭蓋」合作的成果，以古典音樂之父巴赫的作品為媒介，配合多媒體技術，連接西方與東方、過去與未來、科學與自然。「杭蓋」一詞出自蒙古語，泛指理想完美的大自然——遼闊的大草原，高山流水，翠綠的樹林，湛藍的天空。如果說《歌劇與舞劇》更多採用各種敲擊樂器模仿大自然各種聲音，《巴赫搖滾與杭蓋》則是華麗的古典交響樂和粗獷的搖滾音樂的對話。來自成吉思汗家鄉的杭蓋樂隊令整場演出激情飛揚，譚盾的指揮奔放瀟灑，同樣充滿激情，更在演出中加入全場觀眾手機掃碼、亮燈等數碼時代的生活元素，很多年輕觀眾興奮得站起舉起手機配合樂隊和歌手

表演，感覺完全不像是在欣賞巴赫，更像是在看劉德華演唱會。

譚盾曾在一次專訪中談到，他剛進大學時就很喜歡巴赫，覺得從巴赫的古典音樂中可以感受到生命和人生的哲理。去年，譚盾在獲特區政府聘為香港文化推廣大使之後推出音樂劇《志蓮淨苑·聽視界》，其中就有一章「淨土與巴赫的對話」，現在又讓「巴赫遇見成吉思汗」，下一次，譚盾又會讓巴赫遇見誰？

因為創作《卧虎藏龍》電影音樂而廣為香港人認識的譚盾，現任美國著名的巴德學院音樂學院院長，是少數在國際音樂界享有盛譽的華人作曲家和指揮家。作為香港文化推廣大使，他不僅為香港度身定做音樂劇、把香港作為新作品首演地，而且積極推薦本地年輕藝術家走上國際舞台。據消息透露，譚盾和熱心人士正在積極促成港大與海外著名大學的合作，共同推動AI時代的「未來藝術」。中央明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譚盾認為，香港是一個世界文化融合的都市，完全有條件在這方面做更多事情，發揮更大作用。似乎，他已有新的大計？



▲《茶馬古祭》劇照。

# 大雪



柏林漫言 余逾

感覺沒幾天前才看到新聞裏說，過去的這個十月是有氣象紀錄以來，德國最溫暖的十月。十一月初我還站在陽台上張望想攬獲一點紅紅黃黃的「秋色」，卻發現樹林還有不少鬱鬱蔥蔥的綠葉。

然而這「秋色」沒等來，一夜之間，一場大雪為柏林換上了銀裝素裹的冬裝。剛過完暖秋正琢磨着今年冬天會不會見不着雪的人們，對於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雪多少有些驚喜，特別是小孩更是興奮不已。畢竟，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場雪。

家裏兩個小朋友翻箱倒櫃找出滑雪手套和帽子，早早地便出門了。路上碰到幾位同學家長，都感嘆真是好漂亮的大雪，同時也念叨着「都來不及買冬靴這冬天說來就來了」。

在德國，人們需要在冬天為汽車更換輪胎，把相對輕便適合夏天的夏胎換成防滑的冬胎。可能正是因為今年的秋天過於溫暖，很多人已經忘了這茬兒。於是，大雪過後的第一個早上，正是忙碌的周一，道路交通可謂「慘不忍睹」。

一方面鏟雪車還來不及清理所有的道路，加上忘記換冬胎的汽車，以及對積雪道路駕駛不夠小心的司機，道路事故頻發，很多路都已經嚴重擁堵，地圖上都顯

示呈「豬肝紅色」。手機裏柏林群組的好心華人們都在互相提醒，哪條路又堵了，或者告訴大家最好使用公共交通例如地鐵輕軌出行更為便利。

回家路上碰到我們的奧地利鄰居，顯然她對於大雪天氣準備充分。她帶着「全副武裝」的幼兒園兒子，不光是全套衣帽雪靴，就連玩雪堆雪人的小鏟車都帶好了。都不不用問，幼兒園今天是一定會堆雪人打雪仗的。

我微笑着和這個奧地利小男生打招呼，他媽媽一臉神秘地跟我說：「我上次聽你說了以後，去亞洲線上超市買了神奇的電熱毯，順手還買了兩個熱水袋。這個冬天，哪怕暖氣斷供我也不怕。」

回到家不到兩個小時，接到了兒子的電話——學校暖氣壞了，教室溫度達不到法定最低溫度，所以他們今天提前放學回家，並且明天網課。

在德國，如果教室溫度達不到二十攝氏度，學校便會考慮停課。這種暖氣壞了的大雪天，肯定只能提前放學，學校也立刻找到搶修隊來修理。畢竟，保證學校的暖氣正常供應讓小孩們能盡快返校是所有市政搶修工程裏最有優先權之一。

兒子和女兒高高興興回到家，臉凍得紅彤彤的，扔下書包又跑出去玩雪了。我在陽台上放眼望去，陽光散在積雪滿滿的公園裏，有人跑步，有人遛狗，有小孩打雪仗，好一幅「熱火朝天」的冬景。

# 畫局



人生在線 海龍

社交場上有各種「局」，如飯局、酒局、牌局等，循此我想起了初中時代我經歷過的諸多「畫局」。一九七〇年代中學生畢業要上山下鄉插隊，於是我拜一位國畫家劉夢筆學畫。劉夢筆是潘天壽李苦禪的學生，跟李可染交情至厚。少年時代的我不知道這些大咖的名頭也不太珍惜機遇，國畫學了個半瓶醋，但是跟老師見識了不少名人而且經歷了不少畫局。幾十年後想來，頗值得憶念。

劉夢筆少年時曾在杭州藝專學畫，在他那裏我看到李可染、李苦禪、潘天壽和齊白石等的真跡和古畫帖。夢筆師有些孤傲又不願意離開家鄉闖蕩，最後留在彭城當了中學美術教師。我拜識他的時候，他已經退休，但當年他被請到玉雕廠畫出口國畫並教授年輕人。

夢筆師是個畫家但他也是個吃家——現在應該叫做「美食家」啦。他手極巧，不止國畫拿手而且凡是手工能做到的活計他都擅長，他的一個秘密是做菜極精，可不是他最要好的友人不知道他有這絕活兒。但當年真的窮困，市場上肉魚都買不到，買豆腐、粉絲、肥皂都要有專門發放的票證。老爺子一輩子吃慣了的肚裏沒油水吃不消。他年老孤身一人，我逢年過節

就跟他住在一起幫他買東西也照顧他，跟老人有過不少溫馨歲月。

雖然貧困，可生活還得繼續，人們仍然有婚喪嫁娶，買不起奢侈品但總要有點喜慶和花花綠綠，於是總是求夢筆師給畫畫。人們喜慶結婚就請他畫畫，畫畫時會請他赴宴吃一頓慰勞他的饑腹。他那高標幽潔風格獨到的大寫意都成了結婚貼在新房的年畫，想來也是一種諷刺。

後來由紅白喜事，畫局有了延伸。漸漸地老友相聚、文人雅集或重要請客需要雅士清客點綴時也要有繪畫附庸風雅助力。這樣的聚會少不了地方名流劉夢筆。凡能擡起此等場面的

主人當年都是人物，有宴必要文人點綴，於是請一些當地甚至周邊城市的書畫家來吃喝繪畫漸成風氣。當年書畫不值錢更沒人想到日後會有天價和拍賣。享用美食，吃一頓酒，備文房四寶讓他們當場揮毫類似點綴甚至施舍——於是這種飯局漸成「畫局」。書畫家拿本領混飯，吃完酒肉揮毫瀟灑一番你好我好大家好，從沒有人想到這些以後會成為文物成為「錢」。而這些即興作品有的是佳作甚至有時是難得好多位藝術名家的合作，這種畫局成了當時的特色。

夢筆師當年已屆古稀，參加這樣畫局需要有人接送，當年沒有出租車之類，我被當作小

跟班送老師到酒席。當然沒有吃席資格，等到活動結束後我再再去接老師；於是就偶爾有機會看到酒酣耳熱後藝術家們歡聚揮毫的場面。劉夢筆是個瀟灑人，並不只吃別人的，他也回請或迎接上海、北京、西安、廣州、南京、合肥等地外來藝術家。凡他本人請客我必在場。從買菜幫廚到刷鍋洗碗和迎來送往全程參與，故書畫家雅集之餘也給我這個十幾歲的小朋友留張合作寫意畫或書法墨寶。更有的甚至還鼓勵我畫畫跟我合作或題款。那時候文人間友情甚是溫馨，單純是相見歡和敘舊。書畫也傳情，詩題也貼心，沒有銅臭氣也沒有名利心。宴雖陋卻肉厚，酒雖薄卻情深。

今日偶檢舊物，發現不少當年書畫。雖是幾十年前作品但件件情深件件有故事，而且其中不乏名人佳作。雖知它們價格不菲，但我卻絕不會將之出手，因為這是我青春歲月一段難忘記憶。學畫兩年後我就上山下鄉輟棄了繪事，一九七七年高考讀了語言文學系。但誓者不忘視，聾者不忘聽，業餘我一直沒有忘情書畫。走筆至此那些歲月瞬間聯袂而至，為當年這些畫局中的寶獲找個存身處，是我近年來的心事，也許捐給某個博物館乃吾最能釋懷的方法。



▲劉夢筆畫作《百花齊放》。